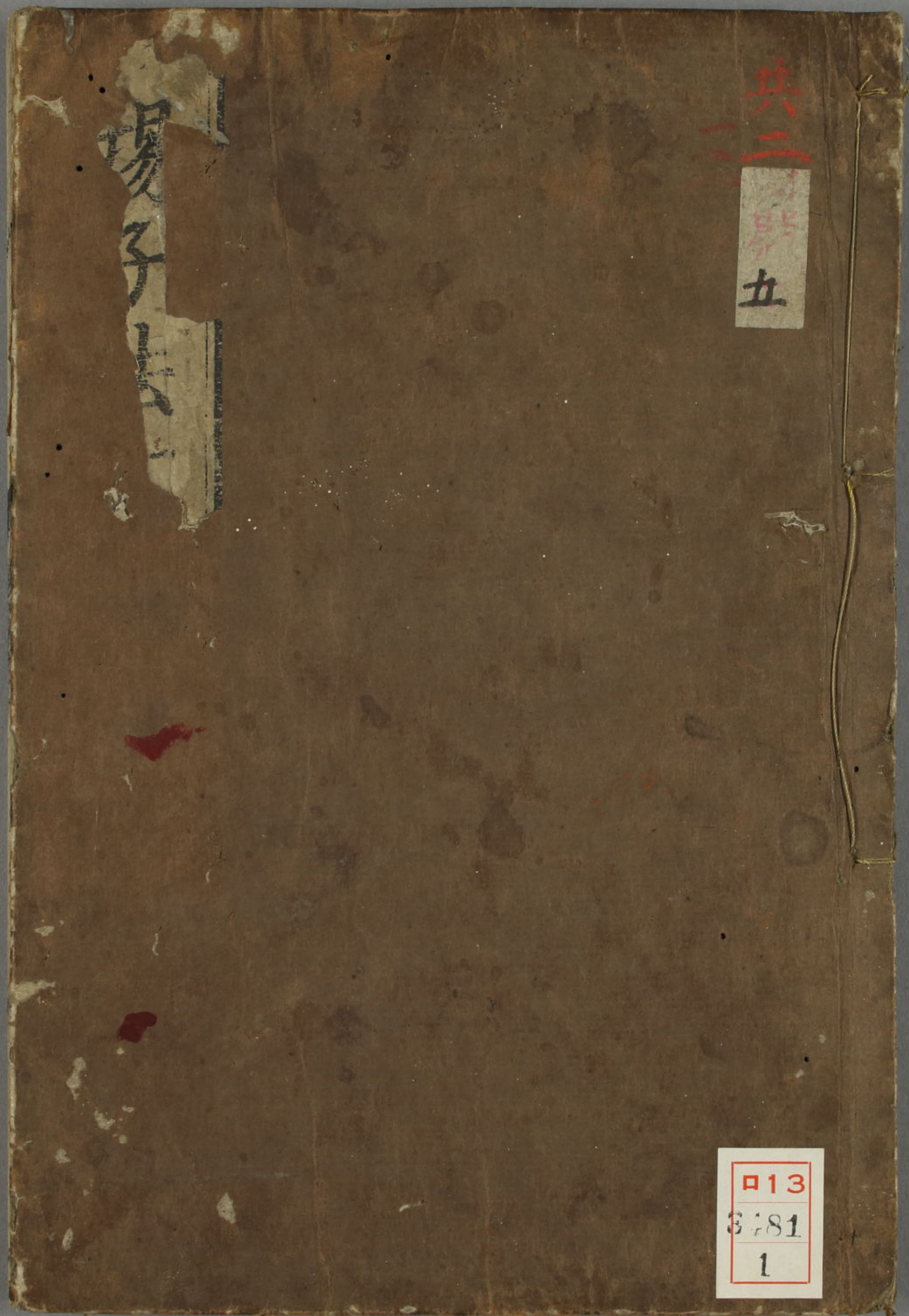




門 13
號 3481
卷 1

原
安
三
印
氏
贈

41 9345

重廣註揚子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
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
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
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
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疊疊而爲已
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
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

揚子序

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
作亞聖之譏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爲
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
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
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爲之註然愈
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
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
如五聲十一律面友戰理尚秘者則虛焉倚
悖之類甚顯而反釋之

類之孝書與經同雉噫秦繆狐蟬不闕文者
腰膺褐博沒齒之類甚秘而反闕之
弗能正如衆人所不能爲字者乃無辯如聖
于作不至於言不詰如殪傷而事不屬如遷
于之類議失旨如風不再實錄多愛周人而
舉失類如擊劔北賊莽已什其手是使楊氏
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
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
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

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宜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邁會昌之且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旣沒微言卽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細盡弛民極都禁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

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
篇如揚倅之箋荀肅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
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秘而淵雖李
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
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
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
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
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

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
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
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
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
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
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
周而右文雖秘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

之異因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坐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

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二策隨表

昧死請

東上閣門投進以

聞臣驢犯

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
佐郎宋咸表

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遇圓
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
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千自
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傳為多後之立言者莫

[illegible]

司馬溫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太醇而小疵三子皆大
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
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
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
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
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

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
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
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哈
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
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
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
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
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秘
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
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
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
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
相宋公_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爲精

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與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揚子篇目

卷之一

學行

卷之二

吾子

修身

卷之三

問道

卷之四

問神

卷之五

問明

寡見

卷之六

五百

先知

卷之七

重黎

卷之八

洲騫

卷之九

君子

卷之十

孝至

揚子篇目錄終

新纂門目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顏師古曰大氏詆

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

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

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

辭以攪亂時政也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

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

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

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與顏曰誤象論

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咸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

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

使令說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

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

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倥侗音同又音通顓與專同恣于情性

聰明不開性其情則聰明有所蔽訓諸理

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

道以仁義禮智誤學行用夫人自有聰明天命

信之正理學行之上也性曰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

謀道常以學為先言之次也性曰能辯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次

也○光曰言者徒能言而不行教人又其次也咸曰行性而言訕可以為師

矣故又居其次○祕曰欲廣

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故又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者無一斯。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音求者皆不音做此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久生。○秘曰：學如不及，豈侯羨久生？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道，無羨於彼，有羨於皆非好學也。○天之道理不在仲尼乎？生五行其性仁義禮信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曰仲尼乘行

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其如將復駕其所說則道豈不在茲太儒也。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傳言如此則其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秘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宜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敷教。○光曰：復扶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咸曰：質猶性也。由切學故為無益。○秘曰：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

不礪不錯焉。攸用礪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礪盧紅，切焉於處，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有切雖有良金，以爲刀，不礪，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有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礪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否則，輟章各盡其性，分而止焉。○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能彊人也。○秘曰：止焉，則止也。

○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鍤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螟蠅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光曰：螟蠅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此。○咸曰：螟蠅桑蟲也，螺贏蒲蘆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而化之，以變爲已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秘曰：詩草木疏云：螟蠅桑上青蟲，螺贏細腰蜂。言螟蠅與螺贏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矧仲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仲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

光曰螟音冥蠕音零螺音學以治之其性

思以精之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

名譽以崇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彊不息

可謂好學也已矣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

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

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

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去

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

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

各捨其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光曰音義

曰隱薄紅切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蠡蒙

宜讀如字三字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

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焉有

不可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彼名也咸曰羿

名之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處一焉而已矣周孔良能

一故揚答以下文○松曰或人謂曰川有瀆

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賢之

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

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

天不可升也○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

名之或人問般弄周孔之名如揚以川有
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弄之徒猶川山周
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
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
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
依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
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
嶽瀆為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
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
曰周孔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
一而已弄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
者甚衆人所踰也○光曰吳宋本作衆人所
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或問世言鑄金可
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為黃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
金與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
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或曰人可鑄歟曰
答以鑄人○光曰觀見也或曰人可鑄歟曰
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今殆庶幾○光曰借問
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或人踰爾曰有哉
他物為黃金何以異此
問鑄金得鑄人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
重焉○秘曰或人悟有問妖妄之鑄學者所
金得具體之鑄入○光曰國子六切學者所
以脩性也禮智信也義視聽言貌思性所有
也學則正否則邪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
易子卷二

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
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
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
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
師哉師哉桐子之
命也
桐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
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為桐字之
誤也雄自序學行云空桐顯蒙此曰桐子者
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
洞無所據焉○秘曰此章言學為王者之事
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
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
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
義以聽其訓已歸毫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
往昔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損師哉太甲言桐
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自

遠也孝至篇曰勤勞則過於阿衡皆其類與
○光曰桐當為桐音同又音通桐未成器之
人也務學不如務求師○秘曰務學之先莫如
得其人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而師之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秘
道者多矣○光曰師者一開之市不勝異意
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咸曰開
然○光曰開下
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開
降切勝音升
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必失貴

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祕曰：一開猶言一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習乎教，入以道者之稱也。○光曰：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習，歎所玩習之移人也。○光曰：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類於此。○况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人之道明則於戲。○光曰：宋吳本作嗚呼，音義異端自息矣。於戲，○光曰：上音嗚，下音呼，又許宜切。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習也。以習諸子之勝

於五經也。况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審而巳矣。○相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或曰：焉知是而習之？之者，尚以過於五經。○或曰：焉知是而習之？亦非儒。○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光曰：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下之相傾。○祕曰：衆說之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學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祕曰：儒學者，本聖人之事，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瞽瞍學於務成，昭禹學於

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長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或問進於道曰水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或曰為其不捨晝夜與干偽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平後仕○祕曰盈科則漸進也○光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

平鴻之不矢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祕曰鴻漸干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光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請問木漸○祕曰易曰漸之滿而後進也請問木漸山上有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祕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平例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柶後進也

者與斧藻猶刻桶丹楹之飾案櫨也。祕曰
文飾鳥獸觸其情者也祕曰無衆人則異乎
也祕曰衆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賢人則異衆
乎觸情。光曰人爲萬物之靈賢人則異衆
人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
人。祕曰賢者述之異於聖人則異賢人矣
衆人。光曰能循禮義。聖人則異賢人矣
制立禮教。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
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
人作之異於賢人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
其豈徒哉。咸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
情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誠有旨焉。

祕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人而不學雖無
別於鳥獸豈強爲之教哉。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
學禮義之經雖夷曠而無憂奈如學者所以
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求者所以
求爲君子也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
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
安能立其業。祕曰求睠驥之馬亦驥之乘
而不得蓋有所未至。睠驥之馬亦驥之乘
也睠驥之人亦顏之徒也。光曰乘繩證切或
曰顏徒易乎睠之則是難至。光曰易以豉

切

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

矣

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祕

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太雅崧高烝民

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子奚斯常晞

正考甫矣

祕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

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栢有馬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

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

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而世不尚曰

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

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

語爾雅荀孟之類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

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乏○祕曰凡諸書

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

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

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

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

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

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

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

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曰大人之學餘不在焉○光曰啞於革切

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

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得祿利而治之璧猶耕獵不得獲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耕獵如此利莫大焉○秘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二星名晉

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矣而能遷鄭康成曰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秘曰參辰二星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貴捨惡而遷善者聖人徒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光曰因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而不息則為百川學海而至干海歸之不已聖人之徒矣

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

曰語曰今畫畫止也。○光曰國鳥路切百
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
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頻頻之黨甚於
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
與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糧食有損無益也。○秘曰鵲斯羣行啄穀
羣言頻頻黨比之人。○秘曰鵲斯羣行啄穀
稻粱而已矣。○光曰鵲斯羣行啄穀
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耻面朋揚子之所譏。○光曰言朋友當以誠
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
外貌相媚悅羣居遊
戲相從飲食而已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

圭之富
圭者相白圭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天下言治
生者相白圭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天下言治
塵一區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
則以仁與義咸曰先生有道之稱市井相與
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以義。○光曰宋吳本
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或曰先生生無
本下句作如其義非今從之
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
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惟義所在。○秘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
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

歡斯之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或曰
 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
 倚頌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饒矣
 用監鹽起魯之富者言倚頌之富是謂能養
 顏子簞瓢是為饒矣○光曰倚於離切或人
 以為顏氏之親曰彼以其粗以飲饌顏以其
 精以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顏其
 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
 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光
 曰粗下胡切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
 為邪屢空不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
 改其樂為正

量也○秘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為樂
 貴者之服下章言富不足慕此曰紆朱懷金
 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學也
 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
 內足不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假於金珠外物
 待於外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假於金珠外物
 爾乃說樂也○秘曰顏子樂或曰請問屢空
 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也○咸曰或人以揚
 屢空為難非以嘲揚子之意也○秘曰顏子
 屢空何為樂內○光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
 空其內何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
 樂之有

秘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然亦有苦
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亦有苦
乎光曰顏雖樂孔子之道曰顏苦孔之卓也
豈能不以其貧賤為苦乎曰顏苦孔之道卓
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秘曰顏子
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光
曰李本作顏若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吳本
或人瞿然猶駭也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
樂也歟祇適也或人瞿然曰茲苦孔之卓也
何適之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
心瞿○光曰瞿音句○音支孔子之道至高
顏子悅而慕之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
所以為樂也

術業無心顏淵者仲尼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
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
作止今從李宋吳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
為心學術業者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
當以顏淵為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
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或曰或人疑孔顏之
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秘曰據曰未之思
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
顏之徒○誰止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吾子篇

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

降周迄孔

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成于王道

禮樂備也○光曰宋本

許訖切

顏曰周

然後

誕章

諸子應時而作詭

周公也

迄至也

一本作訖

誕大也

章明也周孔之後

禮樂大明

○光曰漢書及李本

然作終

今從

宋吳

乖離

咸曰然後

誕章

乖離

當為一句言

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諸子秘曰果
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諸子離於
乖離於圖微家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
諸子矣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
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秘
曰圖謀也微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誤○秘
微美○光曰漢書作圖微今從諸家誤○秘
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秘
顧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然童子彫蟲篆
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秘
刻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為也○秘
悔作之也○咸

詩之流尚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矧乎今之
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尔作之者作且愧焉
○秘曰其文彫刻非法度所存賢人或曰賦
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較不復為○秘
可以諷平○秘
騷填塹塹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崔也○秘
之類○秘
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
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
也○秘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然
後諷之有正如其不已迺復成勸言不正也
○光曰宋吳本無或曰霧縠之組麗也○秘
曰字今從李本
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曰女工之蠶

矣霧殺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或劍客論
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諷論勤人也
客擊劍之客謂劍之曰徒行使人多禮乎
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徒行使人多禮乎
劍使人徒行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
曰徒當作徒字之誤也徒行牢獄也劍客之
論謂劍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
道故對之以為若使擊劍可衛身則固由之
牢有三木之威囚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
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爾今註文與好賦相
聯段解之復以徒行為擊劍之形貌又以徒
作徒行矣○祕曰徒行牢獄也言劍之威人
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徒或作徒
古今字○爾○光曰徒邊切或作徒又匹迷

切行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
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
之為善也劍雖可以用劍之為善也
道自防不至於用劍之為善也
唐勒宋王枚乘之賦也益乎
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必也淫言無
乘繩證功言亦有益於事乎
正也○祕曰麗以淫
賦麗以則陳威儀正法則
賦雅有辭人之賦麗以淫越不歸於正也
典則○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
威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
過矣○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

立法則辭人徒誇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秘曰升堂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或問蒼蠅紅紫蒼蠅問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紫亂朱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秘曰明視問鄭衛之似秘曰白為黑惡紫亂朱曰聰聽光曰蒼蠅變白黑紅紫亂難辨唯聰明者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秘曰善視師曠善聽今不曰亦精之而已矣秘曰世有如之何視聽哉

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或問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問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秘曰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何也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聲繁越也者太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多哇者淫官商溫雅失之矣秘曰哇淫聲也五聲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光曰哇鳥瓜切哇以喻奇僻之論請問本

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
○祕曰黃鐘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平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揚摧大舉也○光曰宋吳本確作摧今從李本確堅貌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慨以中正或曰女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渥法度也咸曰渥亂也淫辭之渥亂正法屈原曰渥其泥而揚其波○光曰渥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辨

汨亂道真人多悅而或問屈原知平光曰屈感之以陷於非僻
曰如王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方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然○咸曰非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汙如玉之瑩矣然為上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矣丹青喻讒○祕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不能捨之則藏之著文華流于後世迺為楚之辭臣爰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光曰音義曰瑩音營又音榮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喻

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不足言。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其智也。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威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實矣。史記曰：質勝文，則伉；直抗，當作伉。古或通用。仇直，伉直者，質之謂也。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威曰：揚子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揚子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虛過非也。祕曰：事辭稱則經。辭美少則聽據當時賦之賦，祕曰：事辭稱則經。辭美少則聽聲者，伉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祕曰：文質彬彬。

○光曰：稱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尺證切。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威曰：足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威施之義也。○祕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矣。○光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今足容威威儀有德則為文章，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無法歟。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孫龍辯曰：斷木為棊，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威曰：言棊鞠雖鄙枝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此。○祕曰：剡當為剡剡刮摩也。棊鞠戲具器。

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
光曰斷音短○梲舊本作梲音緩又音欬○宋
曰梲當作梲胡官切從木誤也○梲當作梲植植呼願
刮摩皮革以為鞣○先曰梲當作梲植植呼願
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植革而為鞣
言圖慕踴鞠亦皆有法以取勝不合乎先
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規矩君子之誨人也必以
必以仁義○祕曰言書不合乎禹
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觀書者譬
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刻施也况
介丘平咸曰遷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先曰
宋吳本刻施作遷迤今從李本刻力
紙切施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也况枯澤
移邇切

平咸曰惡池猶淺水也○祕曰介大也惡讀
山之連延已卑矣况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衆
知江河之濁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則
則諸子已小矣况詭辭以為法乎爾雅謂河
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
激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黃濁詩云
江有沱諭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
出耳○先曰惡音切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
烏下同○沱徒河切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
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無棄常珍而嗜乎
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安也○祕曰惡委大聖而好
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公孫龍莊老申商

類之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崕，谷也。言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面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光曰：崕，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勝入於道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正門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秘曰：或曰：子亦由哉？吾獨有不由孔子或欲學蒼頡史篇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秘曰：蒼頡曰：史乎？史乎？愈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學。

於去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妄名不名而闕。秘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秘曰：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競曰：先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今從諸家本。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光曰：別彼列切下。

同**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
 人文之大者，其文炳煥也。**詩人貍別其文華**。
 君子次之，其文蔚盛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貍變則豹**。
 秘曰：辯人，晞君。豹變則虎。威曰：貍變豹，豹變
 子則君子矣。然善誘人也。秘曰：君子晞聖人，亦循循
 徒能先言三言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
 彼取此乳，禦焉。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
 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秘曰：若好說而不
 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
 大雅。秘曰：見則諸儒之

木鐸也。不見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
 則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
 無淫，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穢。言有可擇，則
 修則邪僻。秘曰：口有擇言，則是非相亂，聽
 不非淫，謂述正道而稍邪者，有矣。咸曰：吳
 聽入邪，侈述正道而稍邪者，有矣。咸曰：吳
 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聞刑名。秘曰：
 侈，唇下垂貌。其辭以邪侈矣。未有述邪侈而
 調以正道，而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
 稍正也。咸曰：昌者反又尺氏切。未有述邪侈而
 正道。先曰：音義曰：天復本作稍正道，今從
 諸家本言習聖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

習異端而入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
於聖道者也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
知也光曰較音覺易以效且易
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
自能言而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妄紛如亂而
後不能言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
也不妄者以正教人
人于會孔子以正言却之而不妄猶夾谷齊
孔子請見孔子以正化與之誠去詐故較易也
孔子之道以正化以誠去詐故較易也
儒估畢以為博多訊以為辯是以為辯是以為辯
詐也如茲茲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非也聖人之不妄非也聖人之不妄
子皆知不妄子皆知不妄
者謂不詐其詐如關文之類雖有耳目安得而正
以敵敵者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
之也光曰已之耳目
尚不能正焉能正人多聞則守之以約
簡要秘曰百家
之聞守之以經多見則守之以卓
日衆言之以見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守之以聖之見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秘曰
不聞詭辭何以表經肯之約不見小說何以
知聖道之卓先曰約謂綠衣三百色如之
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易子卷二

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

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

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秘曰綠衣非正色

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

不益於正理。先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

也。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秘曰居敬

曰簡則要而易守也。秘曰一炳而易見也。必

易從。然法而易言也。秘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

明。震風凌雨曰暴。暴。秘曰然後知夏屋之為幪幪

也。音荒今從李宋本。幪莫經音耕二切又音

也。夏犬也。幪幪蓋覆也。先曰吳本幪作恍

也。郭莫紅切。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

也。郭郭限內外禦姦先聖人崇仁義正愆違

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治亦古者楊墨塞

且亂亦且如郭郭可以自衛也。咸曰墨翟之道摩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頂放踵以利天下

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疎之別。揚朱之道拔

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之是為已也。然為已乃

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教授其徒

不以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為已猶得

-5 210 35 890" data-label="Text">

日逃墨必歸於揚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

易子卷二

正

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後
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之塞路者有矣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
 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
 聖命皆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
 於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音鳥曰在則人
 亡則書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

事有本真秘曰凡事有本陳施于意動不克
 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
 故曰不本諸身動成萬法而不能咸其本
 在脩身○先曰咸感人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
 天下動而不能感人也蓋由外還浮偽內無
 本真不能正已以正誤脩身秘曰內充至理
 物故當先本諸身也成律
 度
 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秘曰矯思猶正思
 箝也○光曰思斯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
 恣切箝巨淹切

必中矣。無敵於天下。○祕曰：事得其宜，之謂
宜。莫定也。○先。人之性也。善惡混。○荀
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
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
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
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
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
七情未著，而先有號咷喜怒。喜怒者，善惡之
端也。是正性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
惡人。○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
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
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

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
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
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下，不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
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上主者堯舜
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引
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
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爲惡，則行；
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
不可與爲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
隰朋，則霸；用豎貂、子牙，則亂。今楊子之意，謂
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
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
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
則爲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
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
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
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而曰習
與性成○先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
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
教之也是皆得其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
猶陰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
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則爲聖人惡至多而善
多而惡至少則爲中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
爲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聖人之惡不能
勝其善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聖人之惡不
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
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
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
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

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
者嫌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
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
之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於性者也豈
可謂之不然乎然殊殊不知暴慢貪戾亦出
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
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奪殘賊之心人之
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
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善惡
之性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
信稻粱之生於田也○善惡雜處於心之謂
性○而脩之何如耳○脩其善則爲善人○
爲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
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
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

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
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也與適惡路則驚蹇
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
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
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或曰孔子之事多矣
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
祕曰惚百不用則亦勤且憂乎
王之法則其事多矣然終不曰聖人樂天知命
已任則其世則徒勤且憂乎
樂天則不董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知命則不憂
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

圍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桓雅或問銘祕曰若
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
正考父之鼎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皆有銘之類
至聖人之辭可為也可得而聞使人信之所
不可為也
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
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
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是以君子彊學而力
誠全德故人信其言
行貴今信敬素著
祕曰彊學以多識力行
行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
蠻貊之邦珍其貨而後市
亦可行矣
珍其貨而後市必貴
脩其身而

後交修身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
曰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
後接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
兼之於書
禮有則安無則危慎言榮辱之主慎上交不
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
李或曰君子自守矣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
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天地之交以理但當順天
人之道理而無所逆
自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

小人之交謂之好天而不為大不夫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成
而不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觀聖道然後知諸子
人之道彌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
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
若仰觀聖人之道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
知已所守之下矣
邵也
邵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
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
高美
先曰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太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
使見

○秘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儔誰也
○先曰誰能如此捨利而取義也
○或問仁

可以ニ禮服也以秘ニ飾身ヲ智燭也以秘ニ照物ヲ信符也以秘ニ照物ヲ

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
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

符契可以致詰。○初曰可以爲驗。處空由路。

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重重其得矣而皆中

道ミチ有意ユイ哉カ
秘曰謂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秘曰惡乎自畫。○
光曰按孟子無此。

語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尼之道治脩其

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威曰言世無仲尼

初曰生民已來一人而已○先曰
若人人治已以仲尼則仲尼其多
曰率馬以

馬不亦可乎初曰治已以道當以件尼之道

止景行行止
或曰田甫田者
秀喬喬思遠

人者心心刀刀懷懷怵怵之怨怨遠人不可見言仲

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二驕三

楊子卷二

三

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蓋大大刺襄公無德
 而求諸侯猶大田無入功終不能獲今揚子
 上言當率循有詩言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
 未論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太
 田莠莠驕驕而威欲遂其獲不可得也故徒
 思遠人心切切者人也遠人損仲尼之道○祕曰圖
 讀如甫○圖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
 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
 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人心切切而勞詩曰無
 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光
 曰李本甫作圖今從宋曰日有光月有明○咸
 吳本上田音旬喬音驕曰日有光月有明○咸
 此言仲尼雖沒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三
 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三
 年不自目視必直三年不自月精必蒙不見

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咸曰言仲尼道存
 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
 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
 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
 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
 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
 至榮枯華沈冥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
 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
 光曰矇榮魂曠枯糟萃曠沈○李孰也○光適
 音蒙
 植索塗真行而已矣填土也盲人以杖適地
 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宋元曰榮明
 也榮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華如莠
 之莠目精之表也言魂之榮明曠久則枯精
 之輕浮曠久則沈不自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

至於索塗具行而已矣。○祕曰：榮光也。榮魂神光精華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沈於是以杖，隨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華者，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適它歷切，挑也。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今從李本，行下孟反。下可以意求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祕曰：非禮不好，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威曰：犯入必行輕則招辜，威曰：冒禁必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威曰：人必易好，輕則招淫，威曰：嗜其邪，禮多儀，威儀也。或曰：日具不食肉，肉必乾；日具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平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朴野，史謂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易子卷二

易子卷二

賈人街鬻過實華實副則禮合禮實相副然後
今從吳宋本
然後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
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
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
意也○樂道亦然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
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春矣何自得
之有○秘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
樂○光曰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
臞其俱切
閭閻在上簞瓢粹茹亦山雌也何其臞粹謂
以手粹茹茹也○秘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
邦無道貧且賤樂也○顏何臞哉○光曰粹在

忽切百官牛羊若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
堯之所以養舜也
之樂顏氏德也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
樂德盛也○秘曰烏獲秦之力士千或問犁
鈞之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
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曰犁牛雜
也駢赤也鞮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
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秘曰
犁雜色玄駢也駢赤也皮去毛曰同言其
為牛一也故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咸曰言
○秘曰毛附則異然則何以不犁也○秘曰
祭祀之牲取駟駢而何不用犁也語曰犁牛

之子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
或者言凡人願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
禮曰將致孝平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孝曰致
文曰山川貴純色也如割羊刺豕豕音士罷賓犒師惡在
而不敢用犂也豕音士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色可矣故犂與不犂皆用之○祕曰如為賓
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
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豈
主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
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眾人
則何必也禮文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矣

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
儒之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曰魯未能好問仲
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曰魯未能好問仲
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
魯不用其言非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好而問之也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刺矣故仲尼
矣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政而
齊等使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
但能使用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
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興
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
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
則魯亦可尊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

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或問人
 者且辨之。○先曰興周道於東方
 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
 引諸門乎。○松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
 謂孔子之門。○先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吳
 本曰在夷貉則引之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
 知樂禮樂之不在倚門牆則摩之。○咸曰摩去
 非同貫不亦其乎感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
 莊雖借喻以為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
 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
 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中兩與耳

亦不以齊其優劣此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
 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
 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
 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龜迹一
 以貫之應近而已。○先曰貉母百切言夷貉
 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
 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典本上也裳下也聖
 轉上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松曰上衣
 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先
 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
 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之書未成而
 更於邪僻。○聖人耳不順平非之聽口不隸乎
 矣安用之。○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松曰無聽
 善不是無言不善諫習也言不俟習。○先曰

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
 言眾人無擇焉任觸情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貪
 富貴不義而生○祕曰志賢者曰義達其義以
 在○求富貴貪生而巳○聖人曰神德行
 所以○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行
 而巳○神祕曰神猶道也○荀子曰道出乎
 謂一執神而固易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聖人觀
 神萬物其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
 平賢人則見眾人○光曰賢人能有以殊於眾觀平
 聖人則見賢人○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

聖人者宗之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
 天地聖人法天下有三好眾人好已從賢人好
 已正聖人好已師○祕曰欲廣其道○光曰天下
 有三檢○光曰檢猶眾人用家檢○光曰所
 安其利者不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
 出於其家○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
 偏於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光曰
 天○祕曰不性其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光曰
 人○先曰如禽獸○由於禮義入自人門○光曰
 日宋吳本人作仁今從李本○由於獨智入

祕曰上智也。○先曰生而知之獨或

如其可以實元親身天福者親安百順○之名○先○

支社奚
音題
曰其爲中也弘深也
中者心志
弘深敦

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肅敬也括

猶檢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

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懷之有

悔吝小疵也元懷大惡也○光曰懷○徒對切慎

則上士之耳訓乎德順下士之耳訓

日二二子德

誠マコト之下シタ士シ是ハ已マデ聞キ而シテ誠マコト之ノ訓ヲ誠マコト也ナリ

不耻者孔子憚焉言不遠理行不邪僻故形不

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也○
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

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懼焉

三

臣竊註揚子言卷二

周易卷三十一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三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問道篇

咸曰身平克脩道乃可議故次之脩身

芒芒大道

洪荒混沌之初○咸曰大道統言

混芒之初釋之可乎○先曰漢

書及李本大作天今從宋吳本昔在聖考

作萬物觀伏犧肇畫八卦六位成章○咸曰

昔在聖考者言此太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

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

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

注獨指伏羲畫卦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五
 以解之不亦謬乎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
 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
 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
 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
 位安危之象此統稱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
 者辨之○祕曰太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
 明大中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
 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不可竊○咸曰中而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光曰茲謂侵壞罔謂
 罔所及○光曰茲謂侵壞罔謂罔異問道
 言聖人太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祕曰世以虛無湛寂爲道之本而求乎洪荒
 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太甲自然之
 道○光曰導道德
 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無所不通注謂萬
 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祕曰道貫三
 才合仁與義而或曰可以適他歟言道既可
 言之無不通也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
 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
 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曰適堯舜文王者爲
 乎○祕曰他異端也
 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

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曰道若塗若川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來交通咸曰上答以正而
不他或人以為川塗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
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
理也今下無答文者蓋鄙其不諭教故不對
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答皆出於子
雲然其立事垂制理當為之然也或曰焉得
學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或曰焉得
直道而由諸咸曰非也或人知揚罪以曲
道而不答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
從之也秘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
晝夜何所擇得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
直道而由乎

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秘曰塗雖曲而通
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
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
韓漸諸篇則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
平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答以
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答文者亦鄙其
問之失而不可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
曲事而能通之哉注憤其肯以謂大解曲道
歸正之義深失之矣秘曰或人喻其肯也
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焉得
直道及事雖曲上皆無或曰二字今從李宋
吳本揚子設為或人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
意寢以結上意耳

不可無之於一。○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秘曰合譬一身。○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達德以得之。咸曰有德則仁。以人之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禮。以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事得其宜。禮以豐之。咸曰有禮則天也。五者人之天性。○秘也。○光曰天性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離則散。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離則散。五者合而事言之則渾散而為一。隨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入五美備則混為聖。身全乎。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秘曰道可合而不離其身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

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或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關一則不成人。或問德表。秘曰問德之的然為天下表者。光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莫知為上之。非也。作脩也。君聖而脩之於上。臣忠而脩之於下。故上下交脩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秘曰德足乎已。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封。豈有自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莫知。請問莫知。咸曰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其制也。○秘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李宋吳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為治。曰行禮於彼化既出於上。豈得人莫知之。

易子卷三

四

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
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盡詳哉故
禮不下庶人蓋上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
矣何制之知焉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
秘曰德者
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以於下
人自為善豈知邪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
秘曰何
治化之所自邪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
秘曰何
而易若專脩德安用繁文之禮
曰禮體也人而
無禮焉以為德
何能立德
秘曰譬人無禮
非人也何由為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
曰言禮者德之體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
見無為之為矣
秘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
生
秘曰天何為哉雷動風

散雨潤日短山止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
秘曰莊子曰彫刻
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
衆形而不為巧
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秘曰言萬彙紛錯得
何力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
秘曰言道德雖
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
秘曰虛靜謙柔
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
秘曰言
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
雲豈異哉夫能統遠責然後可與論道悠悠
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
爾者不得已之為教也
秘曰聖人以仁義

卷三

易學子卷三

五

觀牆之裏不開聖卷論無所見。秘曰自昔
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
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秘曰宿安
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
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
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
贅體之外物者也。秘曰黃帝堯舜俱以禮
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

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咸曰或以太
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秘曰伏曰鴻荒
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是以法
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
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
犧而成乎堯。光曰伏犧始畫八卦匪伏匪
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禮所謂惺惺鸚鵡

能言夫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
聖人獨取義而下○祕曰悄悄不正貌由伏
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或問八
禮曰枉矢哨壺○光曰哨七矢反
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祕曰八荒之禮曰蠻
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曰殷之以中國
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或曰
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孰為中國曰正直比辰為天之齊也俱曰五政
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
土圭測影晷度均也○咸曰古者言天體者

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
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
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為是○祕
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穀桑麻之政之所養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過此而往人也
以次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
哉是○咸曰正文但論華夷之禮樂爾註引
諸子非其肯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
獸畜之○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
樂者安聖人之治天下也○咸諸以禮樂
足取哉聖人之治天下也○咸諸以禮樂
曰礙止也無則禽異則貉○咸曰左杜離與
止以為準禮樂則禽異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
禮樂則貉

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
見天常祕曰五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
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為人之由禮樂也
。祕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
于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智
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無不
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無窮故姜
牙與於周而退於齊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
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用弗益之則囊
括而祕退藏於密故顏子一瓢而道彌光孟
著七篇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贅多
也。○祕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
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
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
皆主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
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
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
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智者為其鑿也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祕曰深
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為
在禮行之具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
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
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故曰或問大聲孰為大曰非雷非霆隱
由已

隱眩眩久而愈盈戶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

傳無窮○光曰宋吳本眩作眩或問道有因

無因乎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因雖

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

道一也○秘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以為

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

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

能因天下乃馴夫物不因能革天不道乃得革而

知其因而不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革不知因物

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

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或問無為曰奚

為哉應化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在昔

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坐

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咸曰阜盛無為矣秘曰

也垂衣拱手視天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

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者成

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

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

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

非為也○秘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

-5 215 35 895" data-label="Text">

為之時○光曰宋吳本皆作或曰太古涂民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以
為太古下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
見不聞使之純一。秘曰太古未作禮樂是
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光曰老子曰古
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提提仁義
絕滅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
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秘曰天
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聽如視不禮聽不
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咸曰言使民視聽皆
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未由也。秘曰
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

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
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
目而塗之或問新敝。秘曰問政教之隆曰新
安可得哉。或問新敝。秘曰衣之新敝曰新
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
。咸曰新猶初革命之始也。敝猶久守成之
際也。夫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姑仍舊貫故曰
襲之守成之際觀可以變故曰損益之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秘曰周因於
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秘曰政教或問
之隆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或問
太古德懷不禮懷。秘曰道家尚德而薄禮故
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咸曰焉安也言太
爾。

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曰嬰犢乎？
禮○祕曰：二者俱懷母之德也。難無禮也。○咸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不可乎？○祕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
犢母懷不父懷。咸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祕曰：嬰兒之未有知，犢之畜類乃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懷而已。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壹也。○咸曰：言今或去禮，則人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兼知父母，禮可備也。○祕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曷犢詐之家？
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犢詐之家，咸曰：狙猿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有朝主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龍之故。莊子

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故爲之言。○祕曰：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爲名。猶狐疑猶豫之類。○光曰：狙七余，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切又千預切。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咸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曰不戰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咸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堯舜之爲乎？○祕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乎？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衞玉而

賈石者其狙詐乎咸曰銜言其玉而賈售以
秘曰言堯舜而實以詐者或問狙詐與亡孰
愈也亡無也○咸曰言有詐與無詐誰優愈猶優
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
曰亡愈秘曰無愈於有○光曰言與狙詐之用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
軍無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
○秘曰或者疑其無權謀則武備闕○光曰
將子亮切下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使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
○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陳平之徒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又
日若曹操為治世之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
能臣亂世之姦雄
已矣咸曰脩德任賢則無干兩階而二苗格
日駕御權謀亦須有道○或問威震諸侯須
光曰當以識度恩威為本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
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
征伐必須狙詐奈何云寧忘國而不為狙詐
乎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秘曰如五霸
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以德

若三或曰無徂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必

○祕曰若三王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

乎何必徂詐乎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

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

不征當用是法何必徂詐哉○光曰司馬法

齊人所述古兵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祕曰

法近正道者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何牛

羊之用人也以刀徂故曰不仁之至也○祕

曰不教而殺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蠅蠅不腰

臘也與祭勝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

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蠅

天蠅也蟬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曰南呂

之月蟄虫入穴故蠅蟬至是絕矣夫以申韓

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

其趨死猶狐狸蠅蟬不過乎腰臘之候或曰

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

不亦可乎韓刀鈍礪之以砥筆秃銛之以刀

乏也○祕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

可乎○光曰宋本銛作銛敕淹巨淹二切

今從李吳尖銛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

可砥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殺民亦猶刀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祕曰秦尚刑法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礪刀則莫若秦為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成曰言若以刑名為不道則其令民也何亦化之自然○祕曰刑名非正道邪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光曰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上曰何必刑名圍基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為君子恥之○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來吳本若自然者皆謂之道則圍基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感聲劍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

制人有時而自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制是亦自然作姦道曰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威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正道示之大者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然註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輪劫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姦正則異矣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光曰以上言大上無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成周之道德

義詩書禮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也
 樂為之法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
 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莊周申
 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
 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
 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咸曰或曰莊周
 台我也光曰漸子廉切台音貽
 有取乎曰少欲周當戰國之益焉咸曰言莊
 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
 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為理鄒衍有
 至周不顧厚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

取乎曰自持有疑時之風焉咸曰言鄒衍
 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太雅
 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
 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
 正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
 儉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
 間雖隣不覿也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分
 老子滅絕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
 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
 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
 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
 與親隣亦不欲見之
 矣光曰罔誣也

問神篇 咸曰既哲乎道可窮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德仁義禮
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
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
秘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主聖
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監本五臣註揚子法言卷四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問神篇 咸曰既哲乎道可窮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形方道也 無事繫諸道

德仁義禮 緯曰神也心也惚恍乎無端以經

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 誤問神

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

秘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主聖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
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請聞之咸曰未論心
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請聞之咸曰未論心
○光曰李宋吳本作請聞之今從之音曰潛大而天
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今從之音曰潛大而天
光曰潛深也潛地而地心惟其所潛咸曰
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心惟其所潛咸曰
心潛於地則知地○光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曰潛心於地則知地○光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
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
近事理之淺安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可以
能藏哉倫理也

之道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咸曰文王
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讀之又曰文王既歿
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秘曰文王作易繫辭
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以學顏淵亦潛心
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
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其殆庶幾咸曰聞
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聞
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
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
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
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
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秘曰顏子
其體庶幾所未通者一聞耳子貢曰神在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
知四方天以神心鈎深致遠探賾索隱四方人以
神運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各成其類人潛
日月考校同與搜暢精義
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
也明精粹經緯萬方
捨則存捨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
義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
者其惟聖人乎有常不離於道聖人持神索

至其精神探幽索微
山責切至者成天下之天順致天下之天利
事之極致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利物而無害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
也之太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
者也光曰太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太利謂萬
物各得其天者不為而自成
後成而同其際使之無間
隙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
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
○咸曰虬蜥也似龍而無角如蛇而有足
一云毒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蛇同

區也。○秘曰與蛇同肆。○光曰蛇音元肆。
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肆。肆習也。曰
習見而狎。元哉蛇哉惡觀龍之志也。與甚也。
○秘曰聖人在蒙與眾人同列。眾人豈知聖
人之志歟。○光曰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
大小人固不。或曰龍必欲飛天乎。咸曰疑其
得而不知也。肆不能飛。天光曰言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
君可而必欲居太位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
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兼食其不妄形其不
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
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干天也。聖人
尚蒙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

道也。故暫為蛇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
矣。○秘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
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
光曰宋吳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
不妄食。故不。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曰
可得而制。○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曰龍以不制為龍。聖
人以不手為聖人。○手者桎梏之屬。○咸曰手
為蛇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龍。聖人
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制於其刑。故能謂之聖人。
今注文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
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桎梏。囚
睨諸侯之不論已者。杖而桎之。文王常被其桎梏。
干姜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

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
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
戮之○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
謂爲人所提攜指使枉○或曰經可損益歟曰
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
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祕曰
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
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
今云文王六十四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
據司馬遷而言也
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或曰因者引而伸之
○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皆成於仲
尼○光曰宋吳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

本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
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
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
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不
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知
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
樂刑也
或曰易損其一雖意知闕焉咸曰易損
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蠢愚之人皆知至書
闕之也○光曰蠢書容丑江刃用三切
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
○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
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僅存者二十九篇得

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
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
臧與從弟安國書曰今學者唯聞尚書惜乎
二十八篇取象一十八宿謂至然也
書序之不如易也
一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
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其義以爲易損
下○文○秘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篇
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或亡
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
謂篇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咸曰言彼損
次序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如書序雖孔
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

子亦末如之何矣
數有則雖愚有所不失數
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
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秘曰彼易卦皆
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
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
子亦末如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而酒誥
之何也
之篇俄空焉今亡夫
誥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
猶俄而空之今漸亡○秘曰秦皇燔書漢興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
蓋古文獨存○光曰空苦真切音義曰空缺
也
虞夏之書渾渾爾
渾也言虞夏尚有唐風

易一

去道未遠淳淳然○祕曰渾商書灝灝爾
渾猶言混混也謂其淳雅也○咸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濶漫漫然○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大周書灝灝爾○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也○周書灝灝爾○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察察然○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言謂謂也○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者秦言酷烈也○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光曰李本誰作譙今從宋吳本渾胡本切
灝胡老切○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灝富大之貌○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足以為○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
難解也○祕曰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
五經大而與

物也淺矣○光曰覆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
薄矣○祕曰俄頃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
為衆說郭莫有不在其內而能出其域○或問
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豈
豈也○咸曰閭閻當作信傳之誤也閭閻中正
道者之所信也○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
日月乎何使後世之學者徒聞閭閻貌悅之而
不能達其心也閭閻和悅之貌○光曰
宋吳本豈作閭今從李本豈語巾切曰瞽瞍
豈豈爭辨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

易子義

能默瞽瞍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
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瞽瞍師瞽默默審於樂
也瞽瞍之口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瞍
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
使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之者必須
不齊之口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瞍師
賢哲之知樂者也晉杜蒯云瞽瞍也太師也狄牙
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堅刀
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者光曰咸呼
覽呼蹀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牙易牙瞽
瞍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
辛鹹苦各有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

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君子之言幽必有
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遠
必有驗乎近咸曰猶言百神受職驗在禮樂
驗損益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言百世可知
地之動驗托璿璣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推
冰至而驗托霜堅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矣
乎不妄言必有中光曰言雖幽深遠大而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難乎

為君子也。先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日難以明道。發言成教。肆筆成典。光曰。解胡買切。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江河所滌。浩浩。洪。咸。無能當之者。祕曰。照之。如白日。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流。誰能禦之。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猶相對。適。往也。言。日之亦。捺中心之所欲。咸曰。捺。引也。○光曰。適也。通諸人之噓噓者。莫如言。祕曰。噓。猶憤憤也。○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吳本。噓。彌綸。作。噓。呼。陌。切。叫。呼。也。今從李本。噓。音。晉。彌。綸。

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噓噓。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噓。噓。目。所。不。見。恣。恣。心。所。書。噓。噓。猶。噓。噓。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著。古。人。噓。噓。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日。噓。噓。不。可。知。也。恣。恣。自。疆。勉。也。古。昔。難。知。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噓。呼。昆。切。恣。武。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書。聲。發。成。言。畫。紙。成。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心。有。之。聲。言。焉。畫。焉。是。以。似。之。○光。曰。畫。猶。圖。畫。之。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光。曰。見。賢。遍。切。聲。

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咸曰君子所
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聖人之辭渾
○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祕曰順則便逆則否
渾渾若太川之流者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
○祕曰順之則便易逆之則不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
之不能若咸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
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睢而代睢為相
言孔子不如○先曰不如說范睢蔡澤能偶合
世俗以曰聖人者范蔡乎咸曰言聖人肯若
求富貴

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叔魏人于王積得事
應侯卒代其位為綱成君二子皆以詭術居
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先曰仲尼者為范蔡
之行則亦為小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
人安得為聖與易其雜也○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
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
雜謂安作肉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
之術遷序九曰雜乎○祕曰唯其不純所以
流百家雜語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祕曰
誠雜雖多知皆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
歸于正

書經

多々聲矣

動而愈僞
身之蠹者

也夫書畫與言

不由乎經典爲道之蠹亦多矣○光曰言
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爲害而無用若
身之有贅然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揚子

或曰迹而

不作玄

何以作咸揚子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is bound, and the overall tone is a warm, off-white or light beige.

著大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

九生三其二農故有三方二生力故有九小
生二十一七故有二十七部二生力故有九小

故有八十一家遂爲八十一首故有二

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

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以爲孔子述而

而不作在太太日日其其喜喜可可尤尤其其壽壽月月乍乍言言肯肯老老彭彭

玄何以作其其事則近其書則不好述古事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from an old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faint, irregular brown spots,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with visible stitching or thread.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slightly yellowed, suggesting the age of the document.

孔子比之レ但述而不作レ今太玄非古事乃自

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然何嘗作書乎或曰當孔子之世周室矣

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

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

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

何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
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

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爲諸儒討正故

無古事可述而屈身莽朝自非作書著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祕曰以爲經莫大於

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魁之以甲分二十

七章爲一會分十章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

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歷焉此其事

易解卷四

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
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
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
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
子雲傷童烏九齡而與我玄文與仲尼言易
育而不苗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為
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為
歸○光曰與余茹切與知之或曰玄何為
切言為何事而作曰為仁義成曰玄言者曰
孰不為仁孰不為義秘曰賢者而言誰曰勿
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咸
曰言如三鄒田戸吁劇申韓之

徒雜以巫祝機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
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
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
用然其肯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
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知
吉凶之來善惡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豈非義乎○秘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
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為仁義夫入道則然且
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劇玄道也玄之
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
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
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道也
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曆數者天之道也自一
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

易子雲

卷二

曰則象天地以爲人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紀異術無從而入
 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有則易咸曰請益可也故易
 〇祕曰若孔子在二亡則艱咸曰思益各異千之徒並授其義
 七子喪而太義垂〇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祕曰春通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
 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
 如樂弛雖札未如之何矣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家已廢亡雖
 孔亦不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能知也

不難矣秘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
者習之固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
無難矣以為難矣秘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
訕笑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
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
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而有上無下猶有君
在位而無輔○光曰秦漢諸侯之禮籍獨裳
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
而不衣未知其可也秘曰權在臣衣裳其順
矣乎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篡漢二女之
興皆是物也○秘曰上衣下裳太順之

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或問文曰訓
 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
 訓○順也○咸曰言問武曰克克定禍亂者言
 如○五經可垂訓者
 光○曰克未達論不曰事得其序之謂訓也○其理
 勝○也○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勝已之私
 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已之私
 之○謂克惟公亮也○秘曰弔民伐罪與天下
 難○勝已之私以從於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
 道○則人無不勝矣
 其○德乎咸曰所為無敢禦者故曰或曰知德
 者○鮮何其光○秘曰知德者蓋寡安得曰我知

為之不知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
 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咸曰所以
 顏○淵不改其樂也○秘曰為而不息其光愈
 大○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
 獨○何必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
 卿○可幾也○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
 義○猶主孫賈觀仲尼媚於寵也○秘曰幾近
 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
 光○曰幾音機曰君子德名為幾○秘曰以德近
 下○同幾異也
 子○所異者德
 成○而名顯耳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

惡乎成名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
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信
四里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
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千京師
千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夫逐物以喪真而不
能求已以絕偽秘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
豈其附勢於名卿哉阿平二年王鳳聘子真
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官記漢鄭朴字子或問
真光曰李宋吳本震作振今從漢書
入曰難知也任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
曰李本難作艱曰焉難未論其難曰太山之
今從宋吳本

與蟬蛙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
日蟬魚綺切蛙徒結切蟬蟻壤之易見
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太聖之與大
佞難也難明咸曰夫太聖之道廣若天地
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
東家者也夫太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察識
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
之邪人主且慎之秘曰若周公忠勤而被
流言王莽折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夫咸曰
節以鼓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夫咸曰
者道小機淺故易知秘曰嗚呼人之難知
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
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偽也豈
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

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或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歸節儉莊周矯浮燥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德也。否則皆過言也。愆，曰：問莊何以愆？語君子不出諸口。咸曰：耻言之也。○光曰：鄒莊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揚子法言卷第四

新纂門目五臣註揚子法言卷五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明篇窮神知化是謂明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咸曰：明哲之人逆見

于不虞遜曰：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也以保天命咸曰：不虞

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奇曰：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

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
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
 誤問明憂患之虞○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兆
 或問明曰微者咸曰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兆
 明或曰微何如其明也咸曰未論微義疑不
 小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豈亂哉詩亂也
 光曰詩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
 布內反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
 極之美也○祕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
 聰明○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
 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匹夫不聰實
 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莫尚於此

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咸曰言不聰不明雖
 光曰愚者顛倒是非反易敢問大聰明咸曰
 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聵敢問大聰明
 微義復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
 問大者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
 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日高則無所
 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
 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咸
 曰眩眩猶杳而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夫天聽之里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
 闇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消切眩眩
 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則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

排子卷五

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
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為
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祕曰孟子與子
 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
 言易而子雲准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
 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撫我華
 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子之時力言仁義
 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
 之宗本耳○光曰撫音隻拾也皆或謂仲尼
 謂小知浮淺之人不能窮微探本
 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秘曰仲尼彌年
其病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汲
 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因病矣莊列之
 論如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
 此

此論如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

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夫天
 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
 行一周踰一度未天樂天咸曰所以無窮聖樂聖
 嘗體息何病乎天樂天運天行無窮聖樂聖
 咸曰所以歷聘不暇○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則
 自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則
 樂之自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
 言凡鳥獸之不可得而鳳麟亦猶凡夫不可
 強通聖人之道○光曰言鳥獸不可曰羣鳥之於鳳
 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
 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殊○光曰聖人之於
 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
 同○光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

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光曰聖人或曰
 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及○或曰
 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益去諸
 祕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
 行何不去之○光曰去丘葛切言俗儒雖讀
 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曰甚矣子之不達
 於庸人益去此俗儒乎
 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咸曰言
 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
 聞矣阮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李
 本阮作抗五官切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
 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
 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阮秦者非斯乎投
 之則與秦之阮儒何異哉

諸火斯也非惟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
猶仲尼不去其羊以持告朔之禮○
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
○光曰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阮於秦者
亦以聖讀庸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
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或問人何尚曰
尚智不行易曰智崇禮卑
曰多以智殺身者
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
矣
咸曰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謀其箕子
治道何殺身之有○
光曰陶音遙
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咸曰洪

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作洪範言天
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
光曰
饒智為邪貪利徇名則殺身用
仲尼聖人也
或劣諸子貢
秘曰叔孫武叔陳
子貢辭而精
之然後廓如也
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
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
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之言以為恭
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
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
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
於戲
光曰宋吳本作烏呼今從李
觀書者違
於戲本於音烏戲
宋吳許宜二切

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咸曰言無慎於子

光曰李本慎作盛屬下章今從宋吳本違子

真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

可及遂從而非之此成湯不承也文王淵

觀書者所宜慎也

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不平咸曰由

王天下○秘曰由小國而成王革夏以天不

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不天也

亦承乎咸曰順天應入○秘曰革夏命以淵

懿文王曰問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浸漸也懿美

深研

幾

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或問命秘曰世稱曰

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

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秘曰天命壽人爲

不爲命咸曰夫可爲請問人爲咸曰問何以

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咸曰人爲也○

生者因惡而死亡暴虎憑河之類非命也人

爲之○秘曰育之則存棄之則亡殘之則死

釋之則生○命不可避也秘曰天之降年有永

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也曰以其無避也者非其為之蓋降年不永所謂天命不可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巖牆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為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秘曰虎乎危嶮動為病之徵行為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光曰巖牆欹危欲崩之牆也吉人凶其吉○秘曰吉人以吉為凶故能常吉誠慎日天豈棄忘寡人乎凶人吉其凶○秘曰凶人是得吉猶以為凶也

故至太凶不懲不勸之至也○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辰乎辰歎時逝也○咸曰凶而以爲吉也辰乎辰歎時逝也○咸曰易來之遲去之速也○秘曰言時之難會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秘曰君言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譌皆作譌女耕切字書復本作譌音下妄言也○咸曰譌邪也音義曰天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言好敗則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秘曰譌言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德本傳曰雖小辯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

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
曰姑且息休也寡君子謹於言法不言慎於
安鳩毒故敗德
好則民為之
業欲及時也○
光曰亟紀力切
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
化頑嚚○秘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
曰曠五怪反言妄急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
之人天所不能福
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論曰未之思矣曰治則
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
之德也○光曰見賢遍切舊本未

之思矣曰治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見光謂曰衍字
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秘曰樂聖高
邁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畫纂作纂首義
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纂宋
哀註云纂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網
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纂或鴻明蓬集食其
為纂誤也光謂逆取曰纂鴻明蓬集食其
者矣蓬集者類聚羣遊得其非道德之祿不居○
咸曰蓬行難也猶憚也明當為鵬鵠鵬鵠南
神鳥似鳳也言鵠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
其食絮而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
故舉鴻冥鵠絮以為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
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鵠明非竹實不食又以
蓬集為類聚羣遊皆非矣夫鵠明為神禽當

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冲天不在六翮
乎此之謂也類聚羣遊而集者常鳥爾安可
謂食其絮哉○松曰鷦明似鳳南方神雀難
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
其祿遯行難也○光曰鷦音集遯良刃切音
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鷦相如傳云鷦
比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
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狀如鳳凰
光謂說文明及鵬皆古文鳳字也鳳象
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也言
鳥踳踳匪其之庭其降步者步趾之威儀也言
庭則不降步也○松曰治則見亨龍潛升其
非堯之庭乎○光曰踳七羊切亨龍潛升其
貞利乎之利○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

非以其有正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
利之德乎未可而潛不亦貞乎之得潛可而升不亦利乎
得義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失其所
之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失其所
得嘉之會○松曰隱以正升或問活身問何
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乃明哲乎咸曰言
其安生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
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
生苦莊周論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
身也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如庸

行フカ路カ衝ト而活サ君子不貴也咸曰庸愚也

多也言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困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秘曰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實龔長

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蜀莊沉冥秘曰莊遵字

晦迹不仕其絜中清矣蜀莊沉冥秘曰莊遵字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

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久幽而不改其

操雖隋和何以加諸秘曰隱肆成都久幽也

豈加於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和氏之璧

才珍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秘曰莊通歷

何隋和之有不慕由即夷矣何竟欲之有秘曰莊通歷

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難○光曰吾所以重或問堯將讓

否曰好大者為之也秘曰好大言者顧由無
求於世而已矣秘曰由隱者也無所
儼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咸曰孟子曰天子
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
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
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秘曰詢
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
光曰儼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
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
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

耳乎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秘曰
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耳乎逸
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
洗耳於河濱○光曰宋吳本克靈場之威宜
作刻灑作洗今從李本灑音洗
夜矣乎靈場鬼神之神壇靈壇所以為威可耳
威施於莫夜則見陳虛誕累久之說施於庸
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光曰妄言可以
欺愚不可朱鳥羽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
以誣智○咸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
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
鳥隨陽之鳥謂鴈也鴈以時來時往何獨燕
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秘曰

朱鳥鴈也。翾翾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非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光曰。翾許綠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愆寒暑之宜。能審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之若哉。○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也。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入關。于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咸曰。韓非時作孤

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于秦王伏劍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曰。說難蓋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音稅。難。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咸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曰。何也。曰。君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而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

其不合也咸曰猶孔孟方枘圓鑿豈所以憂

何憂之有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

無所不至矣秘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

詭譎無所不或曰說之不合非其邪韓非憂

至其死也說不合為非乎秘曰或曰非謂韓非

曰宋吳本作非憂說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

邪余曰說不由道憂也咸曰言說人所以聖

遮切出道而不合非憂也譏本自挾詭憤以說

道而不合則猶仲尼去魯孟軻舍梁何憂之

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說難也秘

曰說以道而不見用或問哲曰旁明厥思

繫乎時君已則何憂問行曰旁通厥德動情

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慮廣能明悟而歸諸

正者之謂哲光曰欲知問行曰旁通厥德

明作哲聖人之道宜廣厥思問行曰旁通

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

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咸曰言凡所立德

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秘曰旁通

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

寡見篇

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

論次之

問明

假言周于天地

遐遠周徧○光曰李宋吳本

作徧贊于神明

經曰五幽弘橫度絕于邇言

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

去近言始得諸正○松曰贊于神明以通其

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橫制度絕去邇言

○光曰橫者言其廣度猶度絕言其高絕于

近言其法謨寡見

悟淺近之惑○光曰疾世

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

假則何焉松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

人之好遠者惟邇文則視邇言則

聽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

傾皆也離騷曰○循規矩而改錯○光曰○循邇

箭彌充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

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

曰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為少

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補曰時有策試選

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邇文邇言

○光曰宋吳本作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官也得不策試而後學者為

者為已也為已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為

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

也○松曰不為補試而不好盡其心於聖人

已於聖人之道者寡哉

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
 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秘曰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愈真也小人多聞
 見而情愈偽也秘曰學非而博
 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來谷之會屈齊侯
 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如小人謀之不
 美也詘道以從人咸曰猶商鞅屈帝王之道
 美也秘曰秦孝公以強國之術

秘曰謀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
 說天者莫辯乎易秘曰天有五時之宜
 三才備說事者莫辯乎書秘曰尚書可論政事
 王之王業政事說體者莫辯乎禮咸曰二帝之德三
 隆殺備乎畫說志者莫辯乎詩秘曰四
 乎禮咸曰禮主上下之體
 辯平春秋秘曰屬辭比事之義
 理之是非秘曰捨五經皆
 拾斯辯亦小矣咸曰捨五經皆

宋吳本辯皆作辨今從李本春木之苞兮援我手之鵲兮
春木苞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
手而進○咸曰苞猶盛也鵲猶美也○初曰
天氣之春使羣木苞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
士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游處之鵲乎而安
之鵲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鵲居而鵲食尸
子曰堯鵲居○光曰李本苞作苞今從宋吳
本苞徒渾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咸曰言
切援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咸曰言
雖遠而其人在○初曰去孔子已五百年
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
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
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
八歲言五百歲或曰謊謊者天下皆訟也奚
者舉其成數

其存初曰今之學者謊謊然爭訟其道之是
本訟作訟今從宋吳本謊女交切曰曼是為也天下之正聖
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專用聖道
久猶遠也○咸曰曼猶不也○初曰李
是為天下雖去聖人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
哉○初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是為之也
以其去聖逾遠而不能自悞故也○光曰音
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
而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
折衷相詬詈之子各識其親初曰但然其師而已非師
與爭訟詬詈之子各識其親初曰但然其師而已非師
謊之學各習其師則爭班固曰安其所習毀

所不見終以自蔽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咸此學者之大患也
赤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未學雖謂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荀孟皎然自殊
○秘曰精是者是精之精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
○光曰宋吳本是作固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策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入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璣璣不作器秘曰璣璣寶玉也器圭璧書曰如璣璣天地四方
○光曰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秘曰璣璣寶玉也器圭璧書曰如璣璣天地四方
○光曰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言文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
秘曰司馬遷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有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謂不山如老子之約也
○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
曰若是則周公或孔子賊秘曰果如其所蔽也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

無訓解故。○先曰李本。今之學也非獨爲之。
無經字。今從宋吳本。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悅張在老不老也。聲
帶也。悅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
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
易曉。○先曰。聲大帶也。悅佩巾也。所以備物
而爲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
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聲。悅其文
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
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
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
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
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
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
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

至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二萬言。○先曰。聲
音盤。悅音稅。惡音烏。聲悅已。是外飾。又從而
繡之言。章句。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
華多實少。故欲約。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
省之也。○先曰。可以約解科。之章。或曰。君子聽聲
句。今不繁。○先曰。解科。關。荒乎淫。佛乎正。
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但亦聽爾。荒乎淫。佛乎正。
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曰。其求之也。佛子夏
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或問侍君子以博乎。
音乎。○先曰。樂音洛。博奕。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奕哉○光曰謂君子言禮之切或曰不有博奕者乎咸曰謂君子言禮之論○秘曰據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今之所論自論語有之○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語大與正文不類頗失揚直弗敢削去解之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咸曰賢猶勝也於下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論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奕者哉○光曰已者止而不為君子不可

得而侍也人師難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光曰宋吳本有作焦明冲天不在六辟乎咸曰鷦問明篇○秘曰羽翼之勁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以累耳明之翼以傳尸鳩不能冲天適足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秘曰尺鳩鵠也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儒行之適足其累耳○光曰累鄰墜切小人儒竊聖雷震人之道以自售適足以為其身之累耳

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爾流乎淵其事矣
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祕曰此皆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無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方四方也○光曰天猶不能無事况魏武侯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祕曰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乎陽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為主則太公呂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使起之用兵今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徂詐不能或問周寶九鼎寶乎祕曰即禹貢之鼎成王定干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郊廓故為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祕曰人君有德則鼎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齊相晉文已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下至於秦無其無觀已祕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秘曰二霸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威曰言秦無以可觀曰所謂觀觀德也。其德爾秦何德之有。觀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兼以詐篡而篡之由而法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篡人哉。其非謂焉。○秘曰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標櫓兵之盛也。○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

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強問之。○秘曰削土國弱也。○光曰儒必言益人之國何曾多儒而曰削弱。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子用於魯齊人章莒歸其侵疆。秘曰章莒宜通用也。悼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謹龜魯不用真儒故也。○秘曰齊人歸女樂陰之田。

之三由不朝孔子行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
言不聽用孔子故也
安得削萬物將自實
於天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
與大治在禮樂
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柁之利以翼之其如航
何猶富大國者衆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
之其如國何
以喻國航人以喻儒揖以喻勢位
或曰奔
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
車奔舟覆故欲救之
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可謂可救乎
曰否曰

言用奔沉之車航則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
不可也
難也今有患難不能
解救故曰焉用智
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沉
然之前
寒而後索衣表不亦晚乎
日言不足
以爲智
安矣
以厚下民忘其死
忠以衛上君念其賞
其上下君思行其賞以

及之。○秘曰言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速報之効也
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誠哉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
是言也。秘曰謙之尊也。○光曰言志不可貴也。或曰
弘羊推利而國用足蓋推諸秘曰漢武以桑
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故曰秘曰子足父孰與不足上式
如子何。有若機十一之稅揚子貶推利上式
之云不亦匡平。秘曰匡正也時大旱上式曰
獨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

所云不亦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
致乎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
可以致簫韶矣。秘曰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
變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
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
儀○光曰調徒弔切言必應更張或問處
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
官非秦記皆燒之所
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
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
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秘曰周之書若
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

宜子適魯見易象與春曰舉世寒貂狐不亦
燠乎貂狐之表於體溫燠○咸曰言貂狐一
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秘曰舉世
方寒服貂表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燠
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迴正治
○光曰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
治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
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
人戲嘲揚子辭○秘曰何必貂狐之為燠若
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
刑法亦可治矣○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
之民亦孰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秦之
敢不從

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
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秘曰歎湯
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大寒矣○光
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
乖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
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
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
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
利非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
而望生春而望穫之燕而南適楚而北終不
能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
致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
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

罰躬操文墨畫斷獄夜理書自任決事曰縣
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
有司又為文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秘曰
巧以亂之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以禮義為法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度是負之矣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亦弘矣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
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秘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
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
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
官之

揚子法言卷第五

